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第九期目錄

百年大論衡

一百年來中國外交的演變

周文亞

設超近百年來的中國外交，從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江寧條約訂立起，至一九四二年英美宣佈修正對華各種不平等條約止，恰是一百週年。在這一百年中，中國對外關係正是滿着可泣可悲可憐可憐的序幕，這一段起來的中國對外關係，頗有值得我們加以敘述的地方。

作者近始中國外交史，今擬於本文中對其演變得輪廓，作一粗略的說明。

以就正於賢達。

中國之外交，並不始自江寧條約，遠在清廷「雍」「乾」時代，中外交往已很頻繁，但是那時中國國勢尚強，國威尤振，西洋各國對於清庭還存在有戒心，因此，對外遠也，也在自「大日本」世宗的頃，作閉關自守的迷夢，根本無外交政策可言。直到中英鴉片戰後，江寧條約訂立，世界認清了中國內部的腐蝕，中國也開始明白世局情勢的複雜，波詭雲譎的中外關係，才正式揭開序幕，而距今八九十年許多可泣可歌的故事，才一一地重複演出。

開開中國閉關鎖門的，是英國，但為中國真正之敵人者並不至遠。江寧條約更在中國國史中塗着鮮紅之一頁的，就是甲午之役。江寧條約打開了東方帝國的大門，認出了「清庭中國」的虛實，但是誰未否定中國在遠東乃至世界的地位。馬關條約即不同了，甲午之後，中國被敗於日本，無異宣布中國已不成其為國，在世界上沒有地位。這種社會，清廷中，有人看出局勢的嚴重，覺得中國對外關係，非徹底調整不可了。這人是誰呢？就是中外聞名的李鴻章氏：中國外交之有政局，直到甲午戰後李鴻章執政時代，才開始出現。

李鴻章的外交政策，可以「皮日駒後」四字為其具體指揮。不論他的政策是否成功和質疑，在中國外交史上，他的還是不可漠視的。圓清「日本為中國永久之大患」，早在明治維新後第三年李氏已有遠見認識。他曾經說過：「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問該國（西人）定約，廣開通商之路，彷彿渝向鐵路，又派人赴西國學習各色技術，允志自強，拒侮，究之距中國近，（西洋遠……）後來日本要求與中國訂立商約，李秉西洋各國「一應皆可」、「門戶開放」等等的權利，李氏即加以拒絕，並謂：「其人（指日本人）僥倖而多貪，弊而鮮信，其地與中國

一百年來中國外交的演變……屬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軍事、外交等各方面之研究，以資參考。
明治初年地方政治之整理……
中國古代的親子政治……
成化新編

相近，性還便捷，其形貌文字，悉與華同，以此擴取我內地物資之利，操縱本工，滋害必愈大，更非西洋比也。……「琉球問題發生，朝鮮中人如張之洞等極力主張對日妥協，用以全力對俄，獨有李鴻章一人挺身反對，他有幾句很精彩的話：「與其讓於後而後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內得借俄以制倭。……」甲午之後，李氏看到日本新興勢力之可怕，所以毅然前去俄京，商議「俄同盟以對付日本」，可是當時中國國力薄弱，配不上李氏的反日國防外交，所以甲午戰後，李氏的反日政策，由主動而陷於被動，及至日俄戰後，聯俄亦不可能，於是中國外交從彼時起，走上了彷徨無依之路，也就是說從可「泣」之頁踏上「悲」「歎」之途了。

李氏沒後，中國的國際環境日趨惡劣，各國相繼要求勢力範圍，而朝廷中人也無外交人才，所以清社既覆，中國外交沒有明確之日。民國成立，國家面目煥然一新，對外關係不可謂有一半變，但執掌外交者只注意於文節的應付，而無根本的方針，歐美前後的國際環境對於中國均不甚利，但從巴黎和會起，中國對外關係，是該確定「對敵」和「友」的對象，至少不至於造成今日日本獨霸遠東的局面。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有很顯色的新進外交人才，亦有很弱於中國的國際環境，不過事先政府並未聯絡友邦，亦無一定方針，以至本可有利於華者，反而有利與日，政府會議時，英國復有意抑止日本的侵動，樹立遠東的和平秩序，可憐我國並無積極有力的表示，而形成華府會議後，日美一度近乎妥協，諒解並未具體實現的局面。（柳石在監督制定前會。）

民國十四五年，國民革命運動興起，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要求，一時成為反帝國主義的先鋒，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時代的外交政策，受其影響甚大。當日執掌外交者，頗能以新的干涉意識，及國民革命的空間係，比如邊境領事裁判權的矯正；租界行政權的收回；外人觀察相處的限制，均有成效可觀。可惜這種革命外交，不能與國力相稱，也不能確立一定對象，今日抗英，明日仇法，其結果終至列強皆成為中國敵人，而為中國真正之敵人者！（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列強可乘，坐收漁翁之利。此時中國外交，可算是有政策時期，但是政策的選用，並無技術，為其掩護，配不上複雜的國際關係。）

以全國列強為交涉對手的中國外交政策，反而緩和了日本在中國獨立的害感，從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止，日本在遠東的活動，從表面上看，似乎較為緩和，實際上他在中國東三省的侵略行為，絲毫十分輕松。我國政府對於這種國際形勢的轉變，事後毫無措置，反而以為日本態度轉向緩和，中國可以相安一時，對外關係也不須修改法典，除了支節應付以外，根本無外交可言。

孰知舊有的緩和外交，正是日本侵華的一個幌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突如其來，日本帝國主義一侵華形勢業已造成，美俄兩國心中雖然痛恨日本行爲，也是孤掌難鳴，愛莫能助。其他列強也不願多管閒事。我國外交臨時慌忙，因而不得不走上毫無辦法的國聯路線，這時也是中國外交表現極度悲愴景色之時。

從「悲涼」而再轉入於「壯烈」，開始於一九三五年。國聯處理中日事件，不但對中國是一種失敗，而且在日本看來，也覺得不是一個徹底的辦法。日本需要解決中國問題，所謂中日直接交涉，就在這種情勢下開始孕育。日本軍閥企圖以不戰勝華的野心，向中國作一次單刀直入的談判，在中日交涉史上佔重要一頁的川崎張翠談判，一九三五年一月，廣田三原則的宣布在南京舉行，當日我國外交當局對於日本政府無理要求，一一處理力駁，極盡交涉能事。但是直接交涉之於當時，決不能代替我們的基本外交政策，其稍強於走中國路線者，只是因為比較長

禮，要是日本軍閥真能得悟，這未始不是一個安全遠東秩序的辦法。反之，日本軍閥不覺悟，中國只有被逼而走上抗戰之路。命運註定了中國要走向悲壯自強之路，八一三全面抗戰起一九三五年中日直接交涉，露出了反日外交的輪廓，悲壯而有自信，自信而顯靈光明，就戰六以來，世界局面的演變，慢慢與我們的觀想相吻合。中國的敵人，已成為世界的敵人，醞釀着一百多年的反日外交，現在是

精良的技術操門的舞臺上，建立其光輝顯明的基業，這不算是我國外交上的極大成功和傑作嗎？「背水之陣」，是全局變轉的主要關鍵。

在近百年中國外交上，情調由「泣」而「歌」而「悲」而「壯」而「喜」，廢約運動自始至終，成爲一部有力而顯明的插曲。廢約聲求開始於巴黎和會，和會中，我國代表提出七項問題，請求各國考慮，但各國忙於歐洲問題，未予解決，其後華府會議在美京舉行。我國代表爲弭謠，遂有舊第四議決案的通過，但此議決案對於我國要求，並未抓到痛處，即「中國司法調查委員會」亦未組成，中國所盼之同情，彼時僅虛存其名而已。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在廣東成立，自主的廢約運動才算開始。八月十三日伍朝樞宣稱：「否認從前舊約」，主張與關係各國「另訂新約」，十七年國府奠都南京，外長黃郛復申舊誓：「現在公認不平等之中外各約，國民政府為求其早日廢除起見，當盡力準備，切盼最短期內，與各邦開始訂立新約，以平等及其互尊重要為基礎。」六月十六日外交部即根據黃外長談話，發表廢約宣言，「惟中國八十年來，備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此種束縛，既與國際互相尊重之原則相背，亦為獨立國家所不許，今當統一造成，應當遵照正當手續另訂新約，以平等互尊為原則而發者，惜列強諸國並無反響，而我國國力又未及於自十更生之道。單獨宣布廢除，在此時期為最適當，但為期未具體告成，但於租借地及會議權之收回，則頗著成效。十七年收回上海會審公所；力人半與各國組織法院會議；十九年二月，正式簽訂上海租界法院協定；威海衛青島等處租借地亦陸續收回，集腋成裘，當時種種努力，不能不說是今日外交上成功勝利的原因呢！」

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我國對於領事裁判權的收回運動漸行漸烈，亦相當發生效力。自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廢約運動急轉直下，英美友邦自動的宣告願意放棄在華種種非法權益，另與我國訂立平等條約，這正是近百年外交的一個很大勝利。以訂立不平等條約開始了中國前百年外交的黑暗之頁，又以修改不平等條約露出了中國後百年外交的光明之路。於此，實使我們相信自力更生的真要，「自助天助」，助人助一還是名不虛傳的兩句老生常談。

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的關聯性

陳豹隱

一國的建設事業，無論那一部門，都是與其他各部門相關聯的，例如一國國防越設事業，就勢不能不與其國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及文化教育建設相關聯。同樣一國的經濟建設，無論是其中的那一部份，都與其他部份相關聯，大之如像工業建設不能不與農業建設相關聯，小之如像輕工業建設不能不與重工業建設相關聯，都是顯著的例子。筆者在這裏所要說的，却不是這種普通的關聯性，而是指在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的設計和實施上的關聯性。關於西南經建的議論，在抗戰開始前後，曾盛極一時，近年則因西南經建已入於實際建設時期，一般對論文章已不多見。反之，關於西北經建的議論，則在實際的客觀

的需要十分迫切的狀況之下，半年來大有風起雲湧之勢。筆者因聽過關係，對於西北經建的議論，曾不斷瀏覽研究，感覺一些議論比當年西南經建議論更為周到翔實，可為經建理論水準加高之徵，但同時又感覺某些部份尚有美中不足之嫌，如像本題所說的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的關聯性，就是其中的一例，尚待繼續研究解決辦法。

依據者拙見，在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之間，^①開普通的地理上經濟上及政治上的關聯之外，尚有一個特殊的密切的關聯性，而為西北經建與東北經建及東南經建間製西南經建與東南經建及東北經建間所未有者，以下請從三方面說明此種關聯性存在之理由。第一，從關

的需要十分迫切的狀況之下，半年來大有風起雲湧之勢。筆者因聽過關係，對於西北經建的議論，曾不斷瀏覽研究，感覺一些議論比當年的西南經建議論更為周到翔實，可為經建理論水準加高之後，但同時又感覺某些部份尚有美中不足之嫌，如像本題所說的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的關聯性，就是其中的一例，尚待繼續研究解決辦法。

依筆者拙見，在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之間，^①開普通的地理上經濟上及政治上的關聯之外，尚有一個特殊的密切的關聯性，而為西北經建與東北經建及東南經建間暨西南經建與東南經建及東北經建間所未有者，以下請從三方面說明此種關聯性存在之理由。第一，從關防

論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論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葉 青

有來討論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項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它說明贊成那個提議，主張解散共產國際外，除了很多應該中國共產黨的話。這些話究竟對不對呢？在寫中國共產黨問題的人，

經濟建設上著。西南經濟之有利於國防，已為六年來統戰事實所證明，無待多述。西北經濟之主要目標，在建立國防重工業（第二根據地），亦為多數動者公認之理論，不必贅論。縱從某個國防經濟建設之文稿言，無論在資源上，在人力上，在取天形勢上，俱應使西北經濟與西南經濟為一氣，始能完成一個第二國防經濟建設區相輔成，而達中國國防經濟於永遠不敗之地位。當然，在和平恢復後，中國不能忽視第一國防經濟建設區的工作，但是，鑑於「日抗」史上，沿江沿海空虛區，大後之國防經濟上的痛苦，中國更不能忽視第一國防經濟建設區的工作。第二，從計劃經濟的理論上看，計劃經濟的主要目的，在以人為力，是補助天然狀況之缺憾，或者還可以說在以人力打破天然的限制。如果此理不錯，中國於應該用人力打破西北與西南兩之地形上及資源上的天然限制，而使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互相配合，則應國防經濟建設之要求。假如不如此着想，而單單的顧慮天然形勢，那末，從經濟上，西北經建自然會與東北經建相隔，西南經濟自然會與東南經濟相隔，則便利設，結果，在經濟區域上保上，就會形成東北到西北的一大區域，和從東南到西南的一大區域，就是形，兩個變形的區域，而不能形成兩個互相的區域。這樣，不但不能達到國防經濟建設上的需要，而且將使西北經建和西南經建長遠的不能達到自主自立的階段。所以，中國應該依計劃經濟的原理，忍了經濟上的損失，使西北經建和西南經建打成一片。第三，從最近經濟建設的強度看，其中又分數層：（一）目前中國海內的被封鎖，即使在開埠通商口岸，然由

東進到西南及東北擴展西北的建設物資的供應，因貨真腳實，赤臂不高，毋寧以淮海西南山西為最急之務。（二）西南地方上情，從政治，建設的經驗，正可移用於西北經建。（三）西南地方上情，從政治，文化，經濟水準，宗族關係，等等觀保看來，大致與西北同其方向而與東南及東北不同，則較為更有效。（四）復員以後的西南經濟事業，依常理說，難免受到挫折，若使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打成一片，則價可見其不差。

以上說以說，可知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之間，更有密切而重大的關聯性，如是，則在西南而與為推動適用之，則可使國防經濟建設起於安全之境，而幸得來的西南經建基於，亦可因復員而動搖。否則既不能使國防經濟建設之需要，又不能使西南現成的或半成的經建永久確立其發展，殆為不合理。

至於如何才使西北經建與西南經建間的關聯性推動起來，還用起來，那是另一問題，此處無暇申論。不過，建議者考慮所及，至少似有下列諸點：（一）努力完成並發展橫貫西北及西南的交通幹線，不使因復員工作而初，修復現象。（二）用重點主義的方法，扶植沿此交通幹線兩旁的工商業發展，而不採用普遍發展的方法。（三）採用務使西南經建事業家到西北設立分廠分公司的方法，而不采西北經建事業家，全另起爐灶。（四）採用特別長期保護西南及西北經濟事業的經濟政策，而不為全國商業平等之原則，注其貿易發展因所受的東南及東北經濟事業帶來的威脅。（五）對於西北的勞工問題，側重西南工人南人的轉往，而不採用注重農民移住及屯墾等的政策。

第一段「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九二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獨

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那裏有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那裏便會有一天出現無產階級政黨。假使從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未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革命不能學出，來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歷來所堅定的真理。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完全把這個真理證明了。

這一段話的主要意思在於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與共產國際之存在與否沒有關係。這是中國共產黨用以安定那因共產國際運動的內外（此外是就其同情者及可能加入者而言）人心的方法。所謂中國歷史發展，是意味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為要資本主義發展而階級分化明顯，得有工人運動底層，由此出現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革命始為「族內部的」外輸入。這樣，我們就有三個問題要討論了。

首先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問題。中國資本主義未發展。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分析中國經濟時，說它是半封建經濟；在認識中國社會時說它是半封建社會。這樣，中國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國社會就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了，那末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基礎，又存在於何處呢？根本沒有。既然如此，中國就不應該有主張共產主義的黨了。但在實際上却又有一個。如非外輸入，其根據又安在？所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其次是中国工人運動之發展問題。既然資本主義未發展，無產階級就不強大。所以中國共產黨人說它底「數量當在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間」。在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的國家中，這個數量未免太少。因此，工人運動發展的話就無從說起了。五四運動以來的二七罷工、五卅罷工，省港罷工，皆在有了中國共產黨以後，乃人工泡製而成。近十五年，因為中國共產黨和農村去了，這種罷工便一次也未有過。所以中國工人運動還不會到產生共產黨的境地。「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一句話，根本構造破綻。不論二七罷工和五卅罷工等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以後，就是

工會組織即全國總工會，亦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以後，一個共產黨人所著「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中說：「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活動下，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消沉後，開始形成了自己的組織」。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所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

最後是中國革命發生之原因問題，這裏說的革命，乃就中國共產黨所做的革命而言，與中國國民黨所做的不同，如此次的革命，並非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既然因為中國資本主義未發展和中國工人運動未發展，中國共產黨還不能發生，又怎能有它所做的革命呢？然簡寬自己有了。此非輸入而何？所以中國共產黨所做的革命，不是中國「族內部發展的結果。

從此種種，可知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均不是中國歷史的必然了。事實上全皆自外輸入。中國共產黨創始於一九二一年，在共產國際成立一年多以後。前述共產黨人在其所著「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中說：「一九二〇年春，共產國際派成金斯基和楊明齋（慈鴻，山東人）同志來華建立黨的組織。首先找上了陳獨秀，遂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這不是一個鐵證嗎？從而中國共產黨底革命之為輸入，就不待說了。

第二段「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創立時起，即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的向全中國人，指出了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黨同志以身作則，忠心不貳的為自己「族的一切解放事業而奮鬥，流血犧牲，前仆後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够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而自抗戰以來，即在敵後進行歷史上空前艱苦的鬥爭。這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獨立創造起來的。可以說在最近數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中是歷史上的前例的。

這一段話，是接連前引第一段話而來的。既然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它就能夠不依靠外力而完全、獨立地決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動。事實呢？它成立時即向全國指出了反帝反對抗的路線。而試

戰以殲的敵後鬥爭，尤為其獨立創造之光輝的證明。這些是對的嗎？我想同樣分成三個問題來討論。

首先是中共政策行動之決定問題。我們已說明中國共產黨不是歷史底必然而是外力所使然，因此它不能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底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其政策行動等事。這點，毛澤東是承認的。所以他主張「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但是三年以後，即去年二月，他還說：「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而「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後」。然則怎樣辦呢？依據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張參加國民革命，乃共產國際使然。其黨人之加入中國國民黨，則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第三次大會決定的。而第五次大會更「完全和一致接受」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提議，「未加絲毫修改」。這一點，是他們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上說的。一九二八年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則明寫於其「政治決議案」之中。這是中國共產黨努力蘇維埃運動的根據。以後因為李立三執行錯誤，遂大叫起「國際路線」來，意即依照共產國際底政策而行動。到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對中國有了改變政策的決定時，中國共產黨遂有八一宣言和十二月決議，是即從那年到今天的「抗日救國」之所由來。這點，康西寧在四年前的「共產國際二十週年」一文中還有所透露。這就不得不中國共產黨在贊成解散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那句話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那句話了。

此「革命鬥爭」是到本年五月，共產國際建議解散時為止的。現在理論上亦必如此。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底支部，一九三八年初版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條有明白規定，那末它在共產國際未解散的時期中，便有服從其章程和決議的義務。所以「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能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云云，是極大謬言與錯誤。

其次是最帝反對道路之指出問題。依中國共產黨底意思，好像中國人民之道上及帶領全人類反對帝國主義的道路，是從來在一九二一年

有主義來說。一八九二年（據胡闡「總理全集」）底「興中會宣言」，即是一個反帝國主義宣言。所謂「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

涎我國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鰥呑，已見效於鐘樓、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能不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厦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這不表示得很明白嗎？一九〇五年底同盟會「軍政府宣言」，就是一個反封建制度的宣言。它在消極方面主張「斬絕」「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法之殘酷，捐稅之橫暴」和「禁止」「風俗之害如奴婢之苦養，認足之殘忍，鴉片之濫毒，風水之阻害」在積極方面主張「建立民國」，「制定憲法」，「凡我國民皆有參政權」，「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這不又表示得很明白嗎？總之，「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師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權主權始不可以須臾緩」（國父）。此二主義顯然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制變的因素。而中國國民黨同志復又以身作則，忠心不貳地為之奮鬥，流血犧牲，前仆後繼，凡五十年。今則不平等條約廢除，而王朝和軍閥先後推翻，建立了獨立的中華民國。這樣，中國共產黨便來遲了。其所領導的中國人民，則是早已實行了的國民革命路線。

最後是中共敵後鬥爭之價值問題。中國共產黨自抗戰以來的敵後鬥爭，既可說是「艱苦」，亦可說是「創造」。但比之於最近數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則又不及殊多。在最近數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會以約二十年之艱苦鬥爭，而創造了真正的中華民國；又以好些年之艱苦最近數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是歷史上無前例的「底話」，不是有些龜井觀天，夜郎自大嗎？現在我們要問它到底創造了甚麼？那當然是相當大的據地根據地和游擊軍隊。這不是打退了敵軍呢？不是。勝利又能不能呢？不能。勝利只是勝利，決勝要真正贏取底盤鬥爭的勝利。

國共產黨則遠不以游擊戰場和游擊軍隊來從事游擊。它僅以之擴張實力，佔領地盤，破壞統一，妨害抗戰。所以它底艱苦鬥爭中的創造，除對於它自己有利益外，沒有一點價值。老實說，艱苦鬥爭中的創造要對於國家和抗戰有很大利益，因為得敵頭。像中國共產黨之所為，則不過利用抗戰以邀其國家民族以外的私圖而已，又何足道呢？

第三段「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揚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中國共產黨也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際、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切結合起來。這一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以及他們在革命實踐上的創造才能，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夠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民所賦與的各項偉大事業。」

這一段話應當注意有三個。因此我照樣分成三段問題來討論。

首先毛澤東主義之國界問題。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與歐洲底不同，但卻以為這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適宜的問題，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應用的問題。只要能够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就行了。其實，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差別極微，或者說一模一樣的不同，才有靈活應用可言；在根本不適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差別巨大，簡直有質的不同，那便無從適用起來。我是靈活應用亦沒有補益。所以不能適宜就意味著不能應用。機智靈活固可取。勉強應用必然變質。中國共產黨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於中國二三十年的歷史，就證明了這點。詳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初在中國，最初成爲列寧主義，其後變成瞿秋白底官邸主義；再後變成李任丘立三路線，更後則是陳紹周底國際路線。毛澤東不明白這個原因，以為是應用不好所致，大叫其「中國化」，即「通過民族形式」，亦即「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這不就是所謂「靈活地應用」嗎？然而三年之後變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第八股去了。毛澤東於是又發起整風運動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第八股。所以靈活應用也失敗了。不適宜於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不能應用於中國。我請它回歐洲去，是很對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反覆洋洋得意地說整風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

論代價

科學一類。那又怎麼能說它沒有國界呢？所以實際如我們常說的，馬

論中國共產黨對於國際解黨共產主義的態度

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以及他們在革命實踐上的創造才能」。既然反共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和實踐上的創造，那末反機會主義的自動主義運動，反官僚主義的立三路線運動，反立三路線的國際路線運動，反國際路線的民族形式運動，反民族形式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運動，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和實踐上的創造了。這樣，我們還有甚麼話說呢？那就讓他們去創造吧。

最後是中國文化之繼承問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於中國，顯然表示中國就是資本主義未發達、無產階級未強壯，亦非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這豈非以為中國沒有產生出適宜於它的主義嗎？中國沒有產生出適宜於它的主義，那末中國底歷史發展就有如一結果實的虛花了。據樣，「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都沒有價值了。然而中國共产党却說它們都有其「優秀傳統」，並願為此「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而且着手彷彿它還發揚光大過？所以說它「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這完全是一種謬言。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不是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們信奉歐洲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信奉中國底三民主義。同時對於民族主義者繼承「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時則紙爲復古。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說「中國共產黨近來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文化深相結合」，更完全是一種謬言。毛澤東說「黨八股……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一切都是宗派主義思想的」，所謂「主觀主義是一個不正派的

學風，牠是反對馬列主義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這末整風運動底理論意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運動了。所謂「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文化深相結合」底地方，究竟何在？於是說整風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够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所賦予的各種歷史大任」。也就是諱言中的諱言了。老實說，「能够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民所賦予的各種歷史大任」的爲人，是信奉中國歷史發展所產生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人。有展他們才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的繼承者」；並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總括看來，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救共產國際的決定中說的那三段話，雖然包括了三個問題，其意外於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所以能夠應用無國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於中國，於特殊情形中以決定自己底政策和行動，它在政治上線和海陸戰等方面不所貢獻，將中國文化傳統到完盡中國歷史任務，它是和中國人民在一起的。這很明白，那三段話不過是原爲共產國際之一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解散後不得不以民族爲自承，來肯定其存在底根據和任務而已。

雖然如此，我們應該歡迎中國共產黨之由國際黨轉變而爲民族黨，游子在外失了依歸，跑回故鄉。家族中人說，他在外，了大事，因爲他是家族中的一份子，今後還要怎樣爲家族爭光。家族中人雖不相信他底話，總是歡迎他還鄉認宗。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就最

本刊訂閱辦法
三個月 十七元 半年 卅二元 全年 六十九元
(一) 外埠免收郵費(如銀掛號寄運每冊另加郵費二元)
(二) 儘待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憑學校教務處開具底函件八折收費
(三) 諸款請由銀行或郵局匯下(請將匯款上清空頭及註明本刊名稱)
郵代序九五通用埠以一元以上為限

明代初年地方政治之整理

鄒師許

一引論

明太祖以匹夫崛起，驅逐胡元，以民族立場言之，確可稱為我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英雄豪傑，顧世之論者，每忽視其政治上的創造，以為亦不過僅如漢之高祖而止，其實不然，明代初年政治的設施，確有不少是為後世所取法，故明白英宗以後，內外多故，國事日非，而猶能支持二百年，繫民心於不墜，這並非幸運而致的。茲特就其政治上所表現者，著之於篇，以告世之研究政治史者。

我國政治的底敗，以元代為甚，尤其是元代的末年，賄賂公行，貪污無厭，民之不能為生已久。明太祖及其起義諸臣，莫不深受其害。一旦大權在握，而謀所以改造之，固為意中之事。明太祖於戎馬倥偬之際，猶能手不釋卷，日以資治通鑑一書為其良伴，蓋為此。

○李共時謂后學者如陽安集宋濂劉基陳遇秦從龍之輩，各有政治參贊，為太祖所深知，一時雖致左右，數禮有加，明史秦裕龍傳稱：太祖自迎之於龍江，因遂從而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歷其茶餘飯後所談論者，要無非後日政治上的設施，以吾人今日所見，明太祖不但為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且足為二代的大政治家，則其環境教育為力至大。

這是本文所當先為說明的。

二地方行政之根本規畫

明初承元季凋敝之餘，人民逃散，流賊四起，地方行政毫無基礎。故（甲）戶口的調查，（乙）坊廂里甲的編制，（丙）賦役費冊的製成，最為明初地方行政的根本，而（丁）土田丈量，（戊）稅長的設立，亦為推行政令，增加國庫所必要，所謂有土，有土必有財，為我國上世政治原理的不二法門，茲約述之如下。

（甲）明初關於戶口的調查，係用國子監生（按即今日在國立大學肄業的大學生）為之。先審明人口疏密的程度，與土地多少為比例，分別定為寬鄉狹鄉，政府酌令遷徙。明史食貨志云：「明初營義縣松嘉湖杭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遼海，給牛種車輿以資遣之，三年不能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居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不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一千三百四十一頃。復徙江南十四萬於南陽。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陝鄉之民，雖遷宣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於河南，又徙登萊青州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太祖時徙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可見以罪徙者是少數，而徙戶的原意，完全是出於寬鄉狹鄉的調劑，欲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使以爲地方行政的根本規畫無疑。

（乙）明初關於坊廂里甲的編制，即今日所欲推行的保甲制度。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帖，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開。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壞廢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賦役費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擇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寢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閏，曰耕牛，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冊。冊首總爲一冊，錄裏孤獨不任役者附于甲後，爲略冊，借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寄零。每十年有所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冊。上戶部者，冊印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送呈。送後湖東西二庫皮匣之。歲令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鑑收託辦。其後黃冊紙與文，右司策稅編冊，則自爲物，印白紙云。保甲為推行政令，實施徵稅編冊的根本組織。

地方吏治之嚴加整頓

有司的白紙情形不明外，其賦役黃冊，分籍四份，戶部與司府州縣互相考核，互相校勘，而又慮有訛舛，政府復爲之派員釐正，已可見其鄭重其事。迄天大典，中書省至以戶籍陳稟下而歸之有天，其皮牘則另於後湖庫行之；史又稱太祖每每展覽戶籍，計其登耗，則其重視更可知。而每戶給以戶帖，俾得存查，以示公開之意，更非今日戶政無異。其所謂排年者，亦欲以示均勞；而疇零不科，則又較宋代王安石的動役錢爲寬大。誠足爲古今保甲制度的規範。至每十年有司貢定其誰一語，未免含混不明。查此文互見明史范徵傳中，徵所定之法，實每年更改，以適合現狀，閱十年乃清造一次，故云然耳。

(丙)全國黃冊既經鑄定，則賦役制度，自可得而實施。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卽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和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民始生，籍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廁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率產厚薄，以均適其力。大概徐役編徵，一以黃冊爲準，夏秋兩稅，則參之魚鱗圖冊。茲亦以與土地的丈量有關，惟自古是職行，有罰得以操縱，而黃冊便成爲具文了。」

(丁)七田的丈量，亦爲明初地方行政根本規範之一，蓋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不得不重爲清理。明史食貨志云：「明太祖卽帝位，遣周鏗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定天下土田，而兩浙富長避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脚認寄，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生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圖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冊仍以土田爲主，諸項墳塚下墳沃瘠沙鹵之別異真。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訛失漏，實易爲辨，賦役之法定焉。凡管實田土，備書

稅糧科則，官爲鐫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按魚鱗冊之制，爲田土的最重要底冊，明初創之，迄清代沿用。爲地政的優良施設，次以字號，編類爲冊，凡土田實實，備書稅糧科則？去今日的科學管理無幾。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戊)明代糧長之制，歷革屢復，而終於革廢，其得失殊未易言，大抵糧稅之徵收，爲國家經常收入的最大宗，然鄰鄉胥吏經辦其事者，每多额外徵收，閭閻蒙受其害至大。明太祖生長民間，深知其弊，故於洪武四年九月，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爲糧長，即所以除去其害，明史食貨志云：「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爲之，督其輸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勅令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詰合輒蒙擢用。」其後並定「糧長有雜犯死罪及流徙者，許納銅贖罪」，其意蓋謂小農納稅不多，不能報詣納，糧多者除應自納外，並督其鄉賦稅，其事易行，故給以後糧名義，使負其責，然又以規避逋欠勢所不免，則爲糧長者雖保無虧折暗累之情，因又定爲召見贖罪兩法，以償其已盡的侵盜，故糧長的設立，尚爲明初運轉納稅的善制。

三 地方吏治之嚴加整頓

孟子說道：「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是最有經驗的說法，以上所稱述(甲)(乙)(丙)(丁)(戊)五點，雖爲善政善法，然使地方親民之官不能善曉上意，則其成敗，亦未可知。故明太祖於地方行政的根本規劃詳爲制定外，對於地方吏治復不惜職加整頓，以促其成。今試細爲分析，大約可得：(甲)重視吏治(乙)謙慎簡。(丙)嚴明考察(丁)疎進循吏，(戊)嚴治貪污，五點略述如下：

(甲)明初對於吏治之重視，可於明史選舉志見之。其文云：「選舉

之，科目以等第之，薦舉以勞招之，詮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鑿於於是矣」。大抵明初用人，不取於科目，太學生最盛，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明史選舉志稱：「洪武二十六年，選舉監生劉政龍鑑等六十四人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一旦重而用之，至於如此。其爲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這可說是更遠的正本清源。及選任以後，則又動其考課。明史備吏傳序云：「明太祖卷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府州縣吏來朝陞辟，論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撲其羽，勿擗其根，然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敗人以肥己，你等戒之！』洪武五年，詔有司考課，首學校生員諸官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逋，無課農興七效，立命罰之。一時守令畏法，潔已愛民以當上指，吏治不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是明初考課，首重課農興士，其事似簡，而確能得爲治之本。

（乙）明初簡任官吏的誠慎，亦爲前代所不及。例如荐舉一事，山林

巖穴之士，一登廉牘，便加簡任，同時被荐之士，亦可各舉所知，似屬爲途甚寬；然使偶有貪汚不職，則舉者與之同罪。執行甚爲嚴厲。故舉者輒重視其事，不敢輕易荐人，同時又每簡任廷臣，如豫松江，召薦蘇州，遣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晏武昌，馬懷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溫州，皆賜敕乘傳行。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李驥河南，王瑩徽慶，魏繼徐州，許敬軒江州，鄭恪南坡，王昇推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爲知府，王源潮州，李湘懷慶，賈溥南康。這是較顯著的例證。

（丙）續任之後，復加以嚴明的考察。考察嚴密，則督責自彰，而稱

十五布政司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速治，其後又遣審査等二十六人遍行天下，始稱究底。一遷朝，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等處方面官，有故入官參政者缺之，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鴻臚往四川云貴，悉奏錄其不勝者。徐孺奉敕與工部侍郎節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段成爲左參政，奉命巡按考州縣吏廉惡以聞。景泰中亦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侍郎曾幹至山西黜布政使以下五餘人，遇撫朱經誣名辭退，幹並劾罷。時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趙氏所言甚是。今中央每組各省考察，即分視各省吏治，省政府主席出巡各縣，廣西並制定縣長出巡各區鄉鎮親例，無非欲使地方官吏振刷精神，並以周知廉惡而已。

（丁）地方官吏之廉惡，既已周知，則廉德之吏，自當獎進；貪汚不職者，自當懲治。吏治方有澄清之望。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閭右，穩重吏爲害，常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併鈐三十錠、內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達。又建陽知縣郭伯，泰丞鑑，爲政不避權勢，遭便勞以濟體，擢其官。丹徒知縣胡夢，通承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中書觀音多善政，帝並賜內尊，降敕褒之。永州守朱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切政績以請，皆復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復不妄擢用者，寧遠尉王尚賢爲鳳陽參政，祥符丞鄒俊爲大理卿，餘寧州判元善爲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爲刑部侍郎。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其貪肆，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這是賞罰嚴明的實效。

（戊）明初鑑治貪污，其例不勝枚舉。如駙馬都尉歐陽倫死，及手刃胡大海的兒子二事，彰彰在人耳目。廿二史劄記更然貪也云：

國代地方行政之沿革

德，憲正政弛緩，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而立，宜更有所罪，猶以上，悉請鳳陽屯田，至萬餘人。又按草木子記：明祖于吏治，凡寺舍貪墨者，許其赴京陳訴，賦至六十兩以上者舉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縣屬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鬼，名曰皮蠻廟，官府公座州旁，各縣一剝皮實草之龕，使之觸目驚心。法令森嚴，百職營奉，雖謂「革前元祐息之政，治舊俗汚濁之徒」也。據此，則明初敷治食污的嚴厲可知。

大抵明初方吏治尚整頓，最有成績，可說是明代建制的最大成

功。昔至安有上仁宗皇帝嘗嘆，以爲任人之道，宜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萬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與明」，任官而至於三考，尚不能有所作爲，則其懶惰可知，以其失職而黜之，非已成標準。不然才與不才，同於短弱試用，則才者不足以自見，而小才者可以掩隱責任，這是吏治失敗的主要原因，今若以日後吏治的升降陞之，亦是以說明明初地方政治的整理有法。考明成祖之能不歷明業，實在於能審依太祖整飭吏治的美意。自永樂以來，歷洪熙宣德二朝，皆未之改，當太祖時，廣實重創，一聞守令有不賢者，立予謫擢，至則勞厥其實，若以守官被謫，立予謫擢，反歸顯秩。故親信之官，不以公道之不彰，不以機貿爲可憐，天下多號項之令。永樂以降，所用全循其跡，外任時，率多循良之成績，北事以愛任勤政著者，如周新等一傳二不除入者有異政，一尚不在循吏傳之中，蓋又爲循的特例者。至靖更傳一傳，有自者三十人，南附者至多；吳服等二十五人，高郵南傳附十三人，以上皆永樂時；史誠祖傳附四人、謝子襄傳附二人、賈榮甫傳附五人，以上皆永樂時；李信圭傳附二十人，於洪武宜德時正統時，皆秩滿以任官奏授的。此類官亦有作僞。宣宗時發覺二人

前，均多不入循吏傳的循吏，正統以後，公卿有吏議者甚少，寫增以宣德的施政，故其以前的待賢長吏，且以副吏一生相倚，選舉都守依舊，惟由廷臣公舉，趨附勅追行，對後世之任命督撫，無此跡迹。治有善狀，秩滿九年，陞秩加俸，而使再任；久者任一地至三十年，還舉都守依舊一任至十九年，或二十年至二十七年者尤多。還可謂深得久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旨。藍久任實成，爲官治一定的轉動，世愈變而愈不可見者，不過使虎狼更迭爲暴，壯監司方祖之責，實亦朝廷的意願為之。這是明初家法，姑留斯朝，開後漢家興廢者甚大，不可不注意的。

四、水利之修治

中國政治，向以不擾爲主，故所謂愛民務政，往往流於「無爲」。今在有堅全體的大聖業，非地方政府所能爲力的，則不得不以此相推諉，故明初之政治，亦不盡出「無爲」。其中有積極興造，規模甚大者。與祖其於全人之利害如何，及經辦情形如何，不可一概論。茲舉一例，如洪武平修「水利」，可以略見一斑。史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象遠等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太祖詔曰：「洞僻駁塘，可蓄渡以備旱澇，因時修之。復詔諸曰：『廬山井田利潤，皆防堵逐之，故作堤岸，不爲災。寡恩田溝池之利，於土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不竭。惟有司奉行不力，則受其患。今遣你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招吏無民，尋給道七處，江內千一百六十二處，改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大利既成，田地無旱，不違官吏而分命。』」這は明太祖時修治水利的故事。以這樣大規模興修，不遺官吏而分命，實生爲之，且全國大舉爲之，結果成績昭著，豈不能不見於太祖的善於用人。其源行甚所說：「毋妄興工役，毋招吏無民」一語，確亦出於不擾的立場，惟國子監生乃能負此使命。建設之偉，無過於此。此外，大規模築海城防倭及興修則田皆是以謀全人之耕種爲目的的，這均不可以「消極政治」抹殺之。

五、論 結

王安石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中國大病，千瘡百孔，地瘠民貧，不復足以起直道，使中國之治，代史序者，各指於秦漢唐宋間，則以宣德五年爲奉特敕的認守。趙豫傳附人，歷永樂至正統時；趙希玉傳附七人，皆宣德正統時。計全傳百二十七人，宣德以前六十六人，歷得百人以上，正統至嘉靖百三十餘年間得十餘人，歷萬五十餘人。而其傳者，大半爲明太祖時之傳，其餘多爲明成祖時之傳，其後則不復言。這也，吏治日墮的明證。正統初，三楊當權，多從以

要使有人問我中國古代政治所採的主義是什麼？我可毫不遲疑的

答覆他是民本主義。什麼叫做民本主義呢？就是一切政治上的設施，胥以人足為根本；換句話說，就是執政者在施政時，應以「人」的意向，所應為其出發點，同時，更以人民的福利所在為其歸宿點。這理由很簡單，因為隔離了人民，便失去了施政的對象；而且喪失了人民，也就根本不成其所屬國家和政府了。尚書歸於此點，已有很切要的說明。

大禹謨云：「可妻非君，可畏非民。」禹非元后何能，后非妾間與

子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夙願」；

五子之歌云：「「可近，不可下，是能邦本，本固邦寧」；

又云：「萬物仇予，予將辟依」；

太甲云：「「子非后，罔克胥匪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泰誓云：「「我則后，虐我則仇」。

這都是說君與民互相依賴，君位全靠民心來支持；國與民不可分

離，國極理為民命所繫結；政治之要，首在親民，必須「本國」而後「立邦事」，必須「先教尤懷」，而後「一人有慶」（伊訓）。但要怎樣才能使「鬼民尤懷」呢？還自然要豎在位的人，隨時注意民心的傾向：

洪範云：「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庶民之行，則有冬

嘗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酒誥云：「一人無於水盈，冒於三塗」；

召誥云：「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敗後，用顧長於其邊」

人心不懷，譬如天上明星，有的好風，有的好雨，又如地下的水

，既無舟船，亦能渡舟，猶幻無音，陰晴難測；務當急布職司之禁令

監督，藉以察其公私之所在：

大禹謨云：「罔或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唯百姓以於己之欲」；

又云：「稽樂，捨已從人」；

釋名云：「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篤」；

洪範云：「汝則有大蒙，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謂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卿士

遠、庶士遠，作內古，作外國」；

梓材云：「以厭庶民，賢臣直達天家，以厭臣達王，惟邦君」；

商書云：「汝惟風，下不惟草，圖氏政，莫或不順，有庶有興，

出入貞於德庭，恭實圖則經」。

能移動求一隱，聞下情以以上消，不難收集以廣益之功，聞去

諛不通之轍上如聚瓦礫違背上帝，勤聽怨嗟，卽宜追究其原因，並力

求所以弭之之道。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孽在明，不見是圖」；

康誥云：「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怨不怨」；

無逸云：「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憯怨，吾

弗忍」，必無「鬼民尤懷」，而後「一人有慶」（伊訓）。但要怎樣

樣才能使「鬼民尤懷」呢？還自然要豎在位的人，隨時注意民心的傾

向：君謹云：「惟其生厚，因物有遷，遂上所命，從厥攸好，汝莫蔽

厥惟觀設，則其趣以固其易，民乃寧」。

君牙云：「夏眷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國朝持生義解者，更廣披肝瀝膽，不辭開導之勞」；

李斯云：「子雲過於賦，只不過有居，……王命衆悉至於庭，王

若曰：「格汝衆，予告訓，汝猷聽乃心，無傲從慶」；

又云：「釐庚作，惟涉河以汛，乃詣尸之弗率，既告用，其有衆，咸浩勿憂在王廟，釐庚乃發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謹勸憂，今其有今因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祿以自臭」。

又云：「今予其敷心度脣腸，歷告汝百姓於朕志，罔罪汝衆，汝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肆予冲人，非與厥謀，弔由疊，各非勤遠卜，用宏茲貢」。

這是商邑迫於水災，釐庚遷都時所發表的諭告，叮嚀周至，直視民衆如家人，迄今讀之，猶彌覺其平易近人，親切有味！且從此項諭告中，可以看出君臣休戚與共，苦樂相關的道理：

釐庚云：「古我前哲，罔不惟仁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於天時；……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於罰」。

「惟喜康共」，即係「與兄同樂」之義；「保后胥感」，不也就是「憂兄之憂者，亦憂其憂」的最好說明嗎？上下一體，情意交融，這才真正表現了親民的精神，發揮了親民的作用。

不過要想達到親民的目的，他的根本問題還在執政者的修養如何？

（一）明察。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太甲云：「親遠惟明，聽德惟聰」；蔡仲之命云：「詳乃親聽」；問金云：「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明察可說是親民的手工夫，耳目如果聰明，則對一切事物的觀察和處理，必能洞悉勝道，巨識悉當。否則昏憮昧昧，根本就不配「長民」，更從何處「親」起。

（二）勤勞。大禹謨云：「克勤於邦」；皋陶謨云：「誠穀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云：「子未有知，惄日嘗嘗襄載」；益稷云：「予懋日孜孜」；旅獒云：「夙夜夙夜不怠」；召誥云：「上下勤慎」；樂誥云：「樂以經明光於上下，勤慎於四方，忠信參籩泛佈，皆受和萬物，而以親為其政力之貢獻，殆無從掩」。

不迷文武勤政」；無逸云：「文王卑服，卽庶功田功，……自朝而膳，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過豫為亡身之媒，勤勞為編民之本，從來「怠忽荒政」的人，必得「天怒人怨」的結果；而多少「福國利民」的事業，又何嘗不自「夙夜匪懈」中完成呢？

（三）寬平。舜典云：「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大禹謨云：「虛御衆以寬」；仲虺之誥云：「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訓云：「代以寬，兆民尤懷」；微子之命云：「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君陳云：「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上有寬仁之德，則下無不平之鳴，涵濡孕育於光天化日之中，將使無「夫一婦不被其澤，不得其所」，這是親民的要義所在。

（四）戒慎。大禹謨云：「敬戒無厲」；五子之歌云：「予ழ天下，懷乎若朽索馴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湯誥云：「俾予一人，輯寧汝邦家，莫朕未知罹戾於上下，懷懼危懼，若將墮於深淵」；太甲云：「無輕事惟達，無安厥位惟危」；君牙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維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問金云：「惟予弗克於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惧惟屬，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朽索六馬之篋，虎尾春冰之喻，戒慎恐懼，若有所不敢爲，以此臨民，必愈見其寅恭而親切！

（五）好善。仲虺之誥云：「改過不吝」；說命云：「夙夜納誨，以輔古德」；又云：「無躬過作非」。

有了這種樂願爲善，不滿假的精神，纔能以恕與爲懷，纔易和民衆接近；大學之以「親民」和「明德」並稱，也正是一個道理。

（六）負責。湯誥云：「其汝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釐庚云：「邦之威，惟汝衆，邦之不威，惟予一人有伏罰」；泰誓云：「百姓有造，在予一人」。

罪己就是負責的表示，一個肯負責的執政者，必視聽民言莫大的德」；樂誥云：「樂以經明光於上下，勤慎於四方，忠信參籩泛佈，皆受和萬物，而以親為其政力之貢獻，殆無從掩」。

至於親民在事實上的具體表現，不外：

一、安民 舉周謨云：「在安民，……安易則惠，黎民懷之。」是為施政的基本工作。

二、愛民 康誥云：「嗚呼，小子封，獨撫乃身，敬哉，……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康王之誥云：「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庶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文侯之命云：「惠康小臣」。富使其平，過不深究，視如赤子，念切淵遠，這種愛民的真情，可謂流露達於極點！

三、養民 孟子云：「君子有三牧，曰，食裁惟時」；又云：「豐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大禹謨云：「德惟馨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以生，惟和」；盤庚云：「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洪範云：「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梓材云：「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活，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引按斯₁於生養安全之地，實為古來施₂的一貫方針，管子曾經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倉廩實而後知榮辱」；孟子復云「若果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若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₃也」，可見經國之道，養₄爲先，且不得養而陷於罪，惟有峻法嚴刑，亦終無濟於事，所謂「引養引活，監罔攸辟」者，意即₅此。

四、教民 康誥云：「亦推助王宅天命，作新民」；顧命云：「昔君文王武王，宜東光，奠靈陳教則肆，肆不遠，用克達敷，集大命」；顧命云：「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忠貞頑民，遷於洛邑，式化厥訓，既歷三世，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富而後教」殆屬治民不易之常經，陳列教條，使相傳習，濡染既久，自然俗美化淳，萬方安寧。惟負有教民之責者，首須樹立楷模，以身作則：

盤庚云：「懋庶教於民，內乃在位」；

呂刑云：「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身教易從，理無或爽；第教道務期₆一切，訓示不厭周詳，其或弗

切，更宜內省厥咎。

康誥云：「矧今臣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今惟是不靜，未戾厥心，迪臣未得，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多方云：「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₇，至三，乃有不用我降汝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譴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匱，俾克敬慕」。

「殊厥井匱」，卽屏之遠方，不得與養民同其鄉里，遺與種祀則謂「不變惠之郊，不變惠之境」的意義，正復相同。

不過這種誅戮和隔離的方法，僅適用於「冥顽不靈」的極少數分子，並非根本之圖；因教是重在啟發，要以潛移默化，使之改過遷善為上策也。

五、保民 康誥云：「用保₈乂民」；又云：「用康保民」；梓材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無逸云：「懷保小民」；秦誓云：「以保我子孫黎民」。

保₉即保護或保衛人民，使其不受災禍的侵凌，共享康寧的生活。假使有一而不能保，則愛民亦涉於空虛，更談不到社會的安定，這說什麼養民和教民呢？所以「教養衛」三者的作用，實是相需相成，不可偏廢，而且他的性質與內容，具有同等的重要！

此外，古代政府對於一般窮苦無告的人民，尤能特示矜憐，而加以獎護和教濟：

大禹謨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太甲云：「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洪範云：「無虐羌獨而長高明」；

大誥云：「允養厥素，哀哉」；

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刑，不教無罪」；《緇陽亦言文王惠鮮錄》：

「

」

梓材云：「王啓監，厥祖爲民，曰，無胥戕，無嘗虐，至於敬，至於是婦，舍由以容。」

毛逸云：「莫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在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錄焉。」

呂刑云：「罪后之遠在下，明刑察官，錄姦無赦。」

恤困窮，哀稼穡，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思有一夫一婦不被其淫者，若仁推而納之溝中，這種發改施仁必先無告的精神，實爲親民二字最好的形容和解釋。蔣委員長在此所著「政治的道理」中，曾說：「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特別注重於疾病痛苦困難的救濟，……我們革命，目的在救國救人和救世，如果不能做到救濟疾苦困難、痛苦的同胞，一切的事業都是空的」，這才於古代政治的觀察，以及今後革命的主張，真可謂洞澈深微，得其體要。同時，委員長又說：「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因爲單靠政府消極的救濟，效力或不免有時而弱，惟有發動廣大的人力，寓生養於互助之中，始能發生積極的作用。關於這點，也可引用尚醫牛的話，以爲印證：

成有一德云：「四夫匹婦不擅目聽，是主恩與成厥功。」

這就是說人民如有一份力量不獲貢獻於國家，國力便將在無形中遭受一份損失，甚至影響到整個事業的進度和成功。反言之，政府必須善用民力，使之各盡所能，以貢獻於國家社會；遇必要時，並可酌量情形，徵用民力。

虞誥云：「惟三月哉生哉，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篩，營工播土和，見草於周」；

召誥云：「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政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朗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不厭，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這是周公和商公徵集民工，建造洛邑的故事。「和會一隅，厥聲和來，一不作一隅，合力以赴，其急公趨事，無私應敵，猶能不失文王」，經營經畫，庶民子孫」的邊方。吾人由此可知古代對於民力的策用，

舉凡成規，向現今日正在建國途中，其有需於發動人力，以期開發，充實國力者，尤殷且鉅。孫中山先生曾在「地方自治開始」有此中，規定「老年及殘廢的人，始有享受地方營造供養之權利，其餘人，必當盡義務，乃得同享權利」。所謂「盡義務」者，即「對於事務為公家營理，長於營造者為公家織布，長於營繕者為公家造屋」，每人能為公家各族若干月之義務，則衣食住的各項設備，皆可藉努力以成功，並謂「人民各自盡力，祇要各盡所長，則萬事具備，不必於窮鄉僻壤，搜括難得之金錢，始能從事於自活」。這與前面蔣委員長「發動人民力量，救濟人民痛苦」的訓示，互為發明，著令符節。不過要發用民力，首須樹立民信，顧慮輿情，既不可稍涉貳，也不宜流於輕率。

湯誓云：「夏王率過桀力，率割夏邑，有衆孽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桀美云：「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

竭情陳意，固難使民協於力；臨事不敬，更將使民失其心；惟有勤於誠字，一本公誠，每其可勞者而勞之，則人民自必樂於服從，毫無尤怨。這一點固有的親理論，我願現在一般政治學者，多多少少以表揚；同時，這一點固有的親切精神，我更願現在一般從政人員，深深加以培養！

當代論壇

第九期

每冊定價三元

主編者 劉光炎

編輯者 吳方

發行者 聯合文化編譯社

總發售者 文德書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